

往事悠悠▷▷

令人敬畏的年味

□王显卿

年,亲切、温馨、庄严、魅力无穷,充满童话般的神秘,令人敬畏。

都说,一年之计在于春,但作为个人的老百姓来说,他所看重的是,一年之计在于“年”。年,过得好,信心倍增;年,过得不好,往往一年惴惴不安。过年,除了穿新衣服、吃喝玩乐、请客送礼之外,还有很多本质的内容。如果把年味寄托在一台电视节目上,寄托在赵本山、小沈阳等人的小品表演上,实在是令人过年的悲哀。

回想起来,小时候过年,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难以忘却的神秘气氛。一进腊月门儿,大人就吩咐,不要像平时那样讲话了,做事、走动都不要莽莽撞撞以免打坏东西,要有所忌讳。吃饭吃完了,要说吃好了;事情做完了,要说做好了;蒸馒头发过了,裂开口了,叫笑了;囤里粮,缸里面,用完了,也不能说没有了。临近过年,家家都要准备各种各样过年的食品,每做好一种,都要先敬神。年糕,我们叫黏黏糕,预示着年年高;鸡、鱼,代表吉庆有余,这些是必不可少。我们那里不靠海,不临河,很少见到鱼,当地发明一种食品,用面糊烹制一种“假鱼”。腊月廿三是祭灶日,是灶王爷上天日,这天家里无论穷富都要给灶王爷上点供,弄点祭灶糖,让灶王爷“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”。

中国人祭祀,是把神当成自家人,是求财富贵,还是求人平安,想怎么说,直接当面说出来,一点也用不着客气。因祭灶糖是黏的,还有说,这是封住灶王爷的嘴,免得他老人家在天上说话太随便。看来是怕灶王爷在天上喝多了。这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说法,怕老人家说走了嘴,又怎么能让他“言好事”呢。辛苦了一年了,怀着美好的心愿为老人家饯行,是有可能的。

过年的愉悦感,幸福感其实是个过程。过年最带劲的是忙年,因为所做每件事都凝聚着对明年的期盼。除夕这天,要准备好过年的一切。人们认为过年万物皆有灵气,除了在门框上贴对子,大门上贴门神,灶台前贴灶王爷,堂屋贴老天爷、财神外,粮囤上也要贴上“丰”,牛槽上贴“六畜兴旺”,连小推车上、院里树上、盛水的缸上都要贴上“福”、“年”、“喜”的字样,大家劳累了一年了,都一起欢欢乐乐过个年。请祖,有一套神秘严肃而又近似游戏的程序,也是不可马虎的。最后,打扫院落,清除障碍,准备

迎神进门和別人拜年。但是有一种障碍,家家设置,就是大门口横放一根棍,叫挡马棍,以防家里的马跑了。也有地方叫挡钱棍,以防金钱流失。反正是,值钱的东西,只要进来,就别想出去了。

最令我难忘的是守夜。大人讲,除夕半夜过后,南天门要打开,天上会走下来一位白胡子老头,问你需要什么,你要什么,就给你什么,但只能满足一个愿望。要预先想好你的心愿。有一个女孩守夜,守到南天门开了。老人家问她需要什么,她没有准备,心里害怕,不敢说话,只是抹嘴。老人说,你想要胡子啊!从此女孩长了一嘴好胡子。我奶奶说,除夕夜许愿是最灵的。夜深人静的时候,你可以抱着椿树,接连念三遍“椿树娘,椿树娘,你长高,我长长,你长高来做梁檩,我长长来穿衣裳”,你就长高了。我真的这样做了几年,但还是没有别人高。

初一,过年这一天,人们格外小心。做事,说话不能有任何闪失。东西破了,如碗盆打破了,代表着一年的不祥,最怕冒出句不该说的话,而一语成谶。大年初一的早上,是过年的关键时刻。我们那里抢早。家家户大约三四点钟就起床。谁家起得早,好运就可能降临到谁家。所以,都比着早起,谁家要是新娶了媳妇,肯定起得更早。我在家过那么多年,从来没有一次,吃完饭天亮过。真是起五更睡半夜。起床后,放个“炮仗”,点上蜡烛,摆供烧香,磕头。就准备生火下饺子。下饺子时,要放鞭炮,这是约定俗成的,家家如此。饺子出锅,先供神祭祖,然后我们再吃。在吃饭前,有一项必须做,就是给神祖磕头,给长辈磕头。老人一年就盼这个头,虽然嘴上说,现在不兴了,别磕了,可是心里还是很计较的。吃完饭后,就开始由近及远地磕头拜年了。至此,一些过年的主要项目就进行完了。早晚给神祖上香磕头是必不可少的。我小时候,最喜欢的就是早晚给门神、粮囤烧香,一个门一个门地插香,一连几日,好玩极了。

正月十五之前,还有一些社会性的祭神,送神活动,也令人难忘。

城里人,大部分也是乡下人。每逢过年,城里空荡荡,都回乡下了,连小孩子也认为乡下过年好,因为那里还或多或少地保留着神秘的、童话般的年味。那是一种,快乐、甜蜜、神秘、庄严难以忘怀,又令人敬畏的年味。

唯其敬畏,才有意味。如果过年与平常毫无二致,还有什么想头呢?人生大抵也是如此。

白描人生▷▷

风雪中牵手的人

□付娜

到了年底,终于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。可恼的是,很多地方已经结了一层冰,路面滑得厉害。

办完公事,我小心翼翼地下了商业银行的台阶上了单位的车。由于路滑,又是车行高峰,路上的车像蜗牛一样地缓慢行进。

突然,司机敲了敲我右侧的车窗,示意我往窗外看。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,那是一对白发老人,穿着厚重的衣服在雪中小步地挪移。司机说:“你再仔细看看,看他们的手。”我把视线调低,我明白了,司机是要我看那对老人紧紧拉着的手。其实,那哪里是拉手,分明是老太太搀扶着老头儿在走。可能是路太滑,老头儿一个趔趄,老太太赶紧拽住老头儿的左手,帮老伴儿保持住平衡。

看着这一对风雪中相携的老人,还有他们帽子、围巾边沿露出

的白发,脑海里很自然地跳出了一句话: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。

想起了多年前一个冬天的晚上,奶奶送姑姑回家,有好一会儿没回来,爷爷就坐不住了,非要我和叔叔陪他去找。回来时,我生平第一次看见爷爷紧紧拽着奶奶的手。我现在才懂得,那手相牵表达的是深深的爱。爱在夕阳时,是很醉人的。

外面又飘起了雪花,车停走走,两位老人仍没有走出我们的视线,他们的脚步也越发沉重。“他们就住在我家的楼下。”司机告诉我,老头儿前几年得了脑血栓,如果不是老太太照顾得好,现在他恐怕也下不了地。

回来的路上,我脑子里全是花白头发的两位老人在雪中牵手相扶的样子。内心深处全是久违的感动。目睹了现今太多多变的感情,我真希望世间能多些这样牵手到白头的缘分。也真想老的时候也能像这对老人一样,风雪中相依相偎。



1月4日,发生在泰安的枪击案,牵动着数以万计百姓的心。三位英雄瞬间离开了我们,他们的生命虽像天空的流星转眼即逝,但他们的英名却永远长存。在大街上,在网络上,陌生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来祭奠他们,英雄的同学、战友更是怀着悲痛的心情来抒写对他们的追忆和缅怀之情——

◁◁心香一瓣

怀念同学夏波

从不敢想象最坏的事情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,就是自己很亲近的人。

□杨福成

1月5日一大早,一条惊人的消息刊登在了《齐鲁晚报》以及诸多媒体的头版:泰安发生枪击案,2民警1协警殉职!实在是让人痛心。

因为在泰安念过大学,因为刚刚从泰安办画展回来,泰安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,那儿有我的很多同学,刘静逸、李厚清、任延德、徐玉谦、王德友、李明海、许克文、夏波……

看到这个消息,我立马给我的同学刘静逸打电话,问问同学们是否受到了伤害。因为,事件,就发生在他们身边。

接通电话,静逸的第一句话就说:“你知道当场殉职的那个警察是谁吗?是夏波!”

“夏波?怎么会是他?”我愕然。从不敢想象最坏的事情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,就是自己很亲近的人。

夏波,他是我的高中同学。当时,我们在泰安市宁阳县第五中学读高中,五中的校长就是他的爸爸。

那个时候,一校之长的儿子很是了不得,算个人物,但夏波不,他人很老实,穿戴也很朴素,没有一点“公子哥”样。

课堂上,夏波学习很认真,成绩也不错;课外,我们经常一起打牌、打篮球、打乒乓球。

运动起来,夏波的模样很帅,就

像他毕业后穿上警服一样帅气。

去年,因为有事到泰安,中午约他一起吃饭。酒席间,他言语不多,很沉稳,俨然一个“老警察”。

刘静逸说,前两天,他们刚刚在一起小聚了一下,夏波还带了他爸爸——我们的夏校长一块去的,大家都分别给夏校长敬酒,十分热闹。

可谁知,就这么几天过去,却阴阳两隔,真不知道老校长能否扛得住?

5日的9点45分,我收到了同学王德友的短信:惊闻噩耗无限悲痛,忆往昔,历历在目,犹在耳畔,叹今朝,望同窗多多珍重。沉痛哀悼我们的好同学、人民的好警察——夏波!

我能够想象得到,王德友发这个短信的时候,已经是泪流满面了。

在我的印象里,夏波没有做过什么大事,总是笑呵呵的,是一个平凡的人、平凡的警察,但这一次,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,他冲到了前面,最先倒下,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他人的生命,这就是英雄,这就很伟大。

夏波的女儿还小,她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多么的英勇,但面对爸爸的照片,面对一个个去看望的叔叔大爷,孩子应当知道,爸爸头顶上的那枚警徽,是多么伟大!

其实,我和夏波的接触很少,也不是多么熟悉,但现在却感觉与他这么近。感觉近了,却晚了,已成永别!

夏波,走好!

兄弟 一路走好

□刘玉秋

2011年1月4日,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。

我置身旷野,任寒气如刀,朔风刺骨。

北风肆虐,一次又一次,歇斯底里地从耳畔呼啸而过。

我的心浸润在悲痛中,就仿佛在孤独的黑夜,陷入可怕的梦魇,四处碰壁,无法自拔。

我知道,我的伤痛仅仅缘于在这一天,我们的警队痛失三个好战友、好兄弟!

我的目光,再次停驻到晚报醒目的黑色标题上:《浴血擒凶 泰安发生持枪杀人案 两名警察和一名协警殉职》,每一个字都刺痛我的眼睛,我的心在流泪,在挣扎……

金色盾牌,热血铸就。或许,夏波、齐洪海、李良从来就没有想过会成为英雄。“英雄”两个字顶天立地,他们却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,这个代价是多么残忍和惨痛。

我想,如果他们知道这是人生舞台的告别演出,肯定有许多事情割舍不下。至少,他会给年迈的父母做顿饭,刷刷筷子洗洗碗,最后一次帮老人修剪指甲泡泡脚,尽一点做儿子的最起码的孝心;他会对自己说声“对不起”,是自己让“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”的承诺,成为人世中最美丽的谎言;他会拥抱自己的儿女,亲一亲额头或者

脸颊,亲口对他们说“孩子,爸爸爱你”。然而,人生无常,就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愿望,也被无情的现实撕扯成碎片,成为一个人一辈子的遗憾。

在巨幅黑白照片上,他们的音容笑貌一如往昔。在他们面前,一束束洁白的菊花圣洁而素雅。大街上,车流不息,一辆辆出租车自发系上黄丝带,为三个陌生而熟悉的名字送行。在网上,关于他们的消息铺天盖地,到网上祭奠的网民络绎不绝, BBS的帖子点击率更是数以万计。网友“诚心诚意”在跟帖中写道:“平日默默无闻,关键时刻敢于拔剑,敢于以性命相搏,为了人民,为了一方平安,向警察致敬!”网友“英雄不会忘记”写道:“三位英雄,你们是共和国警队的骄傲!尽管我们不曾相识,但您们却给予百姓最忠诚的守护!您们的英勇是对人民公安为人民最有力的诠释!”在网上浏览三个人的生平简介,有细心的网友发现,他们虽然年龄不一样,但都是属虎的,按照农历都还没有度过本命年,难道这真的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天意?

天妒英才啊,死者已矣,生者何堪?

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”我亲爱的兄弟,为什么走得那么匆忙?你们走了,你们用生命和鲜血镌刻的忠诚,却在时空中定格,悲壮而光荣……

兄弟,一路走好!

■编辑:曾琳
■美编:马晓迪